

注册高仿账号,批量搬运就医素材,挂上私人收款码对外募捐

“影子账号”骗捐乱象调查

“视频里孩子卧病在床,身上插满管子,哭着说难受,我看着特别揪心,当即就捐了款。”上海市民韩先生刷到一条重病求助视频,被患儿的治病经历触动后主动献出爱心。不料,这份善意却落入不法分子精心布设的骗局。事后核查他才恍然大悟,自己遭遇的是典型的“影子账号”骗捐陷阱。

今年6月,中央网信办开展为期3个月的“清朗·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”专项行动,明确将“影子账号”骗捐乱象列入重点整治突出问题。“影子账号”实际是一种高仿账号,其抄袭病患本人或家属账号信息,批量复制搬运患者治病视频,假冒患者或家属名义,骗取爱心捐款。



I “影子账号” 搬运治病视频骗捐

2024年5月的一天,韩先生在闲暇时,刷到一条求助短视频。

视频里,重病的孩子躺在病床上输液,身上插满管子,哭着说难受。视频文案详细介绍了患儿所患病种、就医医院及贫困家庭情况,还附带病历、缴费截图。评论区,很多网友留言说已经捐款,祝孩子早日康复,博主会认真回复每一条爱心评论。

“我平时刷短视频看到重病家庭求助,都会力所能及捐一点。当时看着画面里的孩子,我感到特别揪心,瞬间共情了。”韩先生当即点开主页置顶的微信收款码,捐了50元。

三天之后,韩先生刷到另一个同名账号,其发布的治病视频与之前内容一模一样,简介里的信息却完全不同。韩先生私信这个账号的博主余先生核实情况,对方说从来没放过收款二维码,也没收到过韩先生的捐款。韩先生这才反应过来,之前那个是仿冒账号,自己被骗了,随即报警。

公安机关迅速立案侦查,后将骗捐人张某抓获。

经查,2023年11月至2024年5月,张某大量下载网络公开的真实病患筹款图文素材,在社交媒体平台注册高仿账号,虚构重病求助、家境困难的募捐故事,张贴个人收款码骗取网友捐款。捐款大多为1元、10元、20元的小额转账,但被害人遍布全国各地,累计诈骗金额达2万余元。

2025年12月5日,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依法对张某提起公诉。12月23日,法院依法以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一年,缓刑一年,并处罚金1万元。目前,判决已经生效。

杨浦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李博介绍,该院近期已办结多起利用“影子账号”骗捐的案件,涉案被害人合计超1200人。该院依法对社会影响较轻、主动全额退赃、认罪悔罪的涉案人员作出不予起诉处理;对诈骗数额大、大规模发布虚假募捐信息的犯罪嫌疑人坚决追诉、从严惩治。

2

压垮病患家庭的“最后一根稻草”

“影子账号”骗捐不仅透支社会爱心,更对被侵权的病患家庭造成严重二次伤害。

张某搬运的视频素材,全部来自余先生账号发布的孩子治病日常,病历单、家庭经济情况等信息则来自互联网募捐平台。

余先生的女儿小萱身患重病。余先生表示,原本他只是想通过短视频记录女儿的抗癌历程,用以留存生活片段、记录治病点滴,却不料素材被不法分子批量盗用,用以实施诈骗。大量不明真相的网友误以为余先生一家开设多个账号敛财、“靠卖惨牟利”,纷纷留言指责谩骂。当大量恶意的陌生私信涌入账号时,余先生一家才察觉到有人仿冒自己的账号骗捐,本就心力

交瘁的家庭遭遇巨大精神压力。

对于不少重病患儿的父母而言,孩子的救治之路需要全家托举。家属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患儿视频,并非单纯表露困境,更多是记录治病历程,若能借此获得流量收益、增添一份收入,无异于雪中送炭。

“我们全家都在全力陪护、救治孩子,后来还要抽时间不停地澄清误会、承受无端指责。孩子的病痛让全家崩溃,却被骗子当成牟利工具,这种苦难被人践踏的羞耻、委屈,几乎压垮我们。”余先生坦言,经历此次遭遇后,他对更新治病视频心存顾虑,不敢再公开孩子的治疗画面,担心再次被盗用,原本的记录和求助渠道被变相堵死。

余先生也尝试过维权,但举步维艰。“每次举报都需要提交全套证明材料,审核周期漫长。骗子被封一个账号,很快就能新建账号继续盗用素材,我们家属陪护病人精力有限,根本无力跨平台持续打假,我们的账号甚至还因遭举报被限流。”

此类乱象并非个例,记者发现,大量“影子账号”在网络上流窜作案。

云南、山东及广西等地也有患儿家庭面临同类遭遇。患儿家长一边要守在医院陪护孩子,一边得花费大量时间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检索、举报盗用视频骗捐的账号。

从某种程度上讲,“影子账号”的搬运、骗捐行为,成了压垮病患家庭的“最后一根稻草”。

3

平台审核未区分私人求助与公开募捐

高仿账号屡禁不止、虚假募捐打而不绝,折射出“影子账号”背后更深层的治理短板。

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、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郭泽强教授表示,现实中,用户可随意在视频、评论区发布个人收款码,开展大规模面向不特定公众的求助筹款,暴露出社交媒体平台存在多重监管漏洞——

事前准入制度不完善。社交媒体平台在审核时把个人求助与公开募捐混同,没有区分“面向亲友的私人求助”和“面向全网不特定公众的公开募捐”。只要是用户发布的内容,平台就默许发布收款码,未设置强制资质核验。个人求助一旦被允许扩散至全网、面向公众大规模募款,本质上就变成公开募捐行为,应由慈善组织开展。

事中风险预警不足。社交媒体平台对于求助叙事、病历影像真实性缺少核验机制,无法识别素材是本人提供还是盗取他人病患资料;对筹款金额、资金流向缺少跟踪,小额分散转账直接流入私人账户,资金完全脱离监管。

事后处置缺乏制度规定。社交媒体平台接到举报后多以下架内容、封禁账号为主,缺乏主动回溯排查、批量清理同类虚假信息机制,且无资金冻结、留存、追偿的配套举措,被骗善款大多难以追回。

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、博士生导师李怀胜教授认为,社交媒体平台的核心问题在于审核机制存在严重的形式化倾向,只要求用户完成实名认证,却没有对求助信息所涉疾病信息、治疗费用、医院证明等

进行实质性核实,更没有建立对个人收款码资金去向的动态监控机制。“这种做法绕过了慈善领域公开募捐必须经专门许可的基本要求,使得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发起面向不特定公众的筹款,却无人对善款用途负责。”

除了平台监管松弛外,“影子账号”骗捐案件还给执法司法工作带来不小困难。李博介绍,办理该类案件的难点集中在三点:一是被害人遍布全国,多数人因金额小不愿报案,难以批量收集被害人证言;二是犯罪嫌疑人大量租借他人账号,频繁更换IP,账号实名信息和实际作案人脱节,溯源线索极易断裂;三是骗子发送收款码多通过评论区、私信,隐蔽性强,存在一定监管盲区,且电子证据容易灭失、跨平台调查取证存在壁垒。

4

驱散“影子账号”制造的阴霾

社交媒体平台审核形式化,叠加司法取证难、维权成本高的现实困境,让“影子账号”骗捐乱象屡禁不止,不仅损害爱心网友和患儿家庭的合法权益,也持续透支社会信任。为遏制“影子账号”骗捐乱象,多方都在探索破解路径。

韩先生总结了一套辨假方法:“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同名求助帖,若看到多账号、IP属地与住院地不符,就要提高警惕。拒绝私人收款码,优先选择官方筹款链接。私信询问核验病房、治疗细节,对只搬运旧视频、不更新日常的账号一律不要捐款。留存完整证据再捐款,将视频截图、账号主页、收款码全

部保存,一旦发现是高仿账号,立刻举报,同步向平台反馈。最后,但凡文案是刻意卖惨、引导快速转账、催促不要多问的,十有八九是盗用素材的‘影子账号’。”

余先生则希望,平台能增设识别搬运视频及多重核验的功能。比如,给真实患者账号的视频绑定原创水印,平台能够识别高仿账号并自动预警;对私挂收款码的,必须核验患者及其直系亲属的身份;开通大病家属快速维权通道,方便维权申诉。

虚假募捐持续消耗大众爱心、破坏公益领域的信任,如何通过社会治理让公众的善意绵延下去?郭泽强表示,从社会治理角度来看,关键要在从严惩治

“影子账号”骗捐行为和增强信息透明性保障上发力。

“以做效尤是前提,对消费苦难的‘影子账号’骗捐行为依法追责。信息透明性是保障,慈善法新增了针对个人求助的条款,明确要求求助人和信息发布人对信息真实性负责。通过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,用阳光下的募捐重建公众信任。”郭泽强说。

治理“影子账号”骗捐乱象,关键在于网络募捐的法治化、规范化、透明化。郭泽强最后总结道:“将个人求助纳入法律规制范围,落实社交媒体平台主体责任,并借助技术手段降低信任成本,方能让痛苦不再被消费,善意不再被辜负。”(《检察日报》)